

“A了N”构式的多角度解析

孙泽仙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成都 610000) *

摘要:形容词接名词宾语的用法在汉语中大量存在,针对这一客观语言现象,以往的研究主要在于探讨形容词词性问题,也有少量论文将“A了X”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分析其语法、语用问题。根据Goldberg提出判定构式的标准来看,“A了N”可判定为构式,其构式义为: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文章从形式、语义、语用三方面对“A了N”构式进行分析。形式方面,文章分析了常量“了”的发展演变,也从音节特征、语义类别等方面对变量“A”和“N”做解析,同时,对“A了N”构式的扩展式以及与离合词的区别问题做了简析;语义方面,文章从构式义、构式体义、构式义与词汇义的相互关系三方面进行分析;语用方面,文章分析了“A了N”构式的语用动因和语用功能。

关键词: A了N; 构式; 构式形式; 构式义; 语义; 语用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7.06.045

中图分类号: H1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7)06-0045-12

一、引言(“A了N”构式的判定)

形容词后接宾语是汉语研究中争论较多的话题,形容词后接动态助词“了”的形式,时贤也多有论述。以往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讨论“A了N”结构中A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了”是基本的语法特点,并不会因为后接成分改变形容词的词性。王力(1944)认为,“了、着”等动态助词“并不专为动词而设”^[1]。房玉清(1991)提出“大部分动词可以带动态助词,一部分形容词也可以带动态助词。”^[2]此外,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第216、318页)、朱德熙《语法讲义》(第69—72页)都有同样的观点。陆俭明(1994)认为,形容词后加“了”“起来”是动词、形容词共有的语法功能^[3]。李泉(1997)考察了1360个性质形容词加动态助词的情况,“有41.18%的性质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因此他倾向于承认“(有近半数的)形容词可以带动态助词”^[4]。

第二种认为,形容词与动态助词“了”合用,已经改变了形容词的词性,该观点认为,后接动态助词是动词的特征,此时,形容词变成了动词。唐广厚、车竞(1985)认为,“现代汉语里的‘了、着、过’是表示‘体’的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而“‘体’就是表示行为动作进行的情况,是动词所特有的语法范畴”,最后指出,“动态助词‘了、着、过’的主要语法功能就是接在动词后,表示这个动词所反映的行为、动作、发展、变化进行的情况,并且这种动态是动词所特有的”。他们提出,“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后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已具备了动词的主要特征,把它们看成动词是完全合乎情理的。”^[5]丁树生等人(1961)也认为,形容词加上“了”等字眼,“简直和动词没有区别”,并表示“形容词这样用的时候,就可以认为是动词。”^[6]

第三种认为,形容词与动态助词“了”连用,使形容词具有了动词的属性,因此,词性变为了形、动兼类词。王启龙(2003)对2110个形容词做了定量考察,提出能带宾语的形容词绝大多数是使动用法,在归属方面,他认为“较为科学的处理是算作兼类”^[7]。张斌(2008)也认为“形容词是不能带宾语的,凡是带宾语的形容词都是形动兼类词”^[8]。

此外,有少数文章将“A了X”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李迅(2004)以“形容词+动态助词‘了’”结构为整体分

* 收稿日期: 2017-3-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和数字化工程”(15ZDB107)

作者简介: 孙泽仙(1989—),女,四川内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语言文字、方言。

析目标,将这个结构化为五种类型进行分别讨论,从语义语法语用功能上探讨其特点^[9]。王明洲、潘晓军(2006)从认知心理角度着眼对“A了N”结构进行了解读,主要内容为“A了N”的隐喻分析以及“A了N”的存在条件^[10]。王翠霞(2011)对“A了O”结构的发展由来、构成类型、“A”和“O”的语义类别特征、句法功能和语用功能做了相关分析^[11]。

时贤从各个方面对“A了X”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都没有从构式的视角对“A了N”进行分析和解读。构式语法把“构式(construction)”看作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目前主要有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Langacker的认知语法、Fillmore的构式语法理论以及Goft的激进构式语法等四种构式语法理论,其中,Goldberg的认知构式语法影响力最大,他提出判定构式的标准为:C是一个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一意义的配对<Fi, Si>,且C的形式(Fi)或意义(Si)的某些方面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其它先前已有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12]此外,他还指出:任何语言格式,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或其他已经存在的构式中得到完全预测,就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构式。此外,即使有些语言格式可以得到完全预测,只要它们的出现频率很高,这些格式仍然会被语言使用者作为构式存储。^[13]

试看以下例句:

- (1) 儿媳妇和小姑子打成了一锅粥,兄弟跟兄弟也红了眼。^[1]
- (2) 蔡娟娟一直住在庙里,又大了肚子,别人会怎样分析这件事。

例(1)中,“红了眼”的意义不能单由“红”“了”“眼”三个组成部分得到完全推测,通过三个组成部分可以推测出“红了眼”的基本意义“眼睛红了”,但是无法解析出话语当中的主动的谴责义。例(2)中,“大了肚子”,也无法从“大”“了”“肚子”三个成分中完全推测出该结构的使动意义。构式语法认为,即使是可用语法规则推理得出的表达式,如果其语用意义特殊,同样属于构式。由此,我们可将“A了N”合理地判定为构式。

二、“A了N”构式的形式研究

陆俭明(2010)认为,构式理论真要发挥它在句法研究中的作用,增强其方法论价值,它需要与组块理论(Chunk Theory)相结合^[14]。组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心理实验所提供的数据,大脑运用语言进行组码(即编码)也好,解码也好,能容纳的离散块的最大限度是七块左右(即±7),关注范围是四块左右(即±4);这样,一个语句表面看是由若干个语素或者说若干个词组合成的,实际的组成单位是组块(chunk)。陆俭明指出,组块跟构式的关系是,无论从构式内部的语义配置、构式的论元结构还是构式的词类序列来说,组块都是构成构式的组成单位。^[15]笔者将依据组块理论来对“A了X”进行形式研究。

(一)“A了N”构式中的“A”

1. 音节特征

在“A了N”构式中,A为变量,王翠霞(2011)曾对该结构中的“A”进行过分析,她找到114个能够进入“A+了+O”结构中的形容词,其中,单音节形容词74个,双音节形容词40个,在她的研究中,能够进入该结构的单音节形容词几乎比双音节多一倍。^[11]

笔者从国家语委语料库中查找得到563条语料,有190个形容词能够进入“A了N”构式中,从音节来看,也只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但是,二者所占比例与王翠霞的结论有所不同。

1) 单音节形容词

有79个单音节形容词能够进入“A了N”构式,占能够进入此构式的形容词总数的41.6%。单音节出现的频次为273,占比48.5%。如:

- (3) 他苦了自己,也苦了玫香,真正有罪的是他。
- (4) 苏娅笑得乱了舞步,放开朱朱,回到座位上。
- (5) 他刚五十出头,但已秃了顶。
- (6) 不仅没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还让资产阶级专了政。
- (7) 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湿了脸颊。

2) 双音节形容词

共有111个双音节形容词能够进入“A了N”构式,占能够进入此构式的形容词总数的58.4%。双音节

出现的频次为290,占比51.5%。如:

- (8) 吃不饱的就饿着,岂不枯萎了天才。
 (9) 新闻报道往往是在全面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突出了重点。
 (10) 因为他到上海演出,使他开阔了眼界。
 (11) 这位辛劳了半辈子的老人,又在忙碌着他的小花园了。
 (12) 他镇定了神志,抬头望那巨大的云堆。

综上,能够进入“A了N”构式的形容词情况如下:

	数量(个)	占比(%)	频次(次)	占比(%)
单音节形容词	79	41.6	273	48.5
双音节形容词	111	58.4	290	51.5
总计	190	100	563	100

2. 语义特征

张国宪(2007)对形容词下位范畴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从量的“弥散与规定”、“恒长与临时”、“相对与客观”三组关系的对立进行语义辨析。^[16]笔者借鉴此方法,对能够进入“A了N”构式的形容词进行分类,发现它们有以下特征:

① 具有量的弥散性

量的弥散性指的是形容词在程度性特征上具有量的潜能,具有这类特征的形容词占据的是一个量幅,具有能够被不同量级的程度词切割的潜能,量的弥散性与程度词的切割潜能成正比。张国宪(2006)基于这种语义的弥散性特征,用“(最、很、比较、稍)+A”作为鉴别性质形容词的框架。^[17]

“A了N”中的190个形容词,除了“枯萎了天才”、“哑了嗓”、“煞白了脸”、“邪了门”、“怠慢了姑娘”、“晶亮了脸”、“红透了半边天”中的“枯萎”、“哑”、“煞白”、“邪”、“怠慢”、“晶亮”、“红透”7个形容词,均具有量的弥散性,占总数的96%。

比如:“慌了神”、“坏了事”、“傻了眼”、“昏了头脑”、“方便了工作”、“坏了身体”、“松了骨头”、“缓和了口气”、“模糊了视线”“严明了纪律”当中的形容词,都能够进行程度的切分,具有量的弥散性特征。

② 具有时间上的恒长性

张国宪(2007)认为,用时间观念来描述,事物表现出恒久性,动作表现出临时性。而性质是寄于事物之上的,因此,性质也表现出恒长性。根据他的论述,性质、动作、事物三者和时间上的关系是“动作<性质<事物”,表示性质的形容词的这种恒常性通过对时间词的拒绝和做定语时与名词自由相依而体现。

比如:

(13) 陈柱用手指搔着他的秃了发的头顶,开始在地上缓慢的踱着。

a. * 陈柱用手指搔着他向来的秃了发的头顶,开始在地上缓慢的踱着。

b. * 陈柱用手指搔着他始终的秃了发的头顶,开始在地上缓慢的踱着。

(14) 萧同志,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软弱了意志。

a. * 萧同志,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一直软弱了意志。

b. * 萧同志,不要为恋爱动摇了信仰,始终软弱了意志。

在(13)(14)中,“向来”“始终”“一直”表述的都是时间段,但是并不能为此构式中的形容词所接受,这类表示性质的形容词本身包含了时间的恒长属性。“秃”表示头顶头发的一种性质,“头发”是一种事物,而“秃”是头发逐渐从头顶脱落演变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软弱”了“意志”也是同样的道理,“意志”是具有恒长属性的事物,这个“软弱”也是自带时间属性的,必然有其渐变的过程。

再者,具有量的弥散性特征的形容词,本身可以切割成各个状态,因此,状态与状态之间便具有时间恒长特征。

③具有语义相对性

“A了N”构式中,形容词都有表示“变化”的内涵,即从一种性状到另一种性状,在这个变化中,并没有明显的节点。朱德熙(1982)发现:性质形容词单独(无标记)做谓语有对比、对照的意味,往往是两件事对比着说。对比和对照的实质就是“两件事”互为参照^[18]。如下:

(15) 主要是在河边戴花探身照水里的人影,滑了脚,赶快倒脚撑住了身体。

(16) 找了几块蓝布,给他重新做成了一床被子,他这才安了心。

(17) 她的心在急剧跳动,眼泪又扑簌簌从脸颊上流下来,湿了枕头,湿了衣衫。

“滑了脚”是与在河边照人影之前的“稳”相对;“安了心”是与没有新被子之前的“心乱”相对;而“湿了枕头”、“湿了衣衫”均是与眼泪流下来之前的“干”相对。在“A了N”构式中,形容词都具有这样语义的相对性。这个构式具有使动意味,说话人需要有一个预设的标准,这个标准或许是情境中之前的现实状况,又或许是说话人的内心预设或心理认定,而后用现状与这个基准进行对比,形成语义上的相对性。

(二)“A了N”构式中的“了”

“了”作为现代汉语的完成体助词,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虚化过程。“了”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为:“𠄎也,从子無臂,象形,凡了之屬皆从了。盧鳥切。”^{〔2〕}魏晋时期,“了”被假借为“惊”“悟”,为懂得、明白之意。

魏晋以后,“了”开始了语法化进程。“所谓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的传统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19]。许多学者都对“了”做过深入研究,如王力(1958)^[20]、梅祖麟(1981)^[21]、刘坚(1992)^[22]等,他们认为,“了”的完成体助词功能是由“完了、终了”义的动词虚化而来,动词“了”首先在“动+宾+了”格式里趋于虚化,然后位置挪到动宾之间。吴福祥(1998)指出,唐五代“动+了+宾”格式里的“了”还是高度虚化的动相补语,典型的完成体助词“了”到宋代才出现^[23]。

现代汉语的“了”被分解为“了1”(动后“了”)和“了2”(句尾“了”)。“了1”表示动作的完成,“了2”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者即将出现变化。^[24]笼统来说,“了1”和“了2”都既能表达体的意义,也能表达时的意义。一般情况下用“了”的句子,都能表示过去事件,也表示完成状态。黄瓚辉(2016)认为,“了2”总是断言变化或者新情况的出现,这意味着它总是要跟已经存在或将来某个时间出现(或存在)的具体事件关联,也就是“了2”具有标记事件焦点的功能,即把整个事件的发生作为新信息告知听话人。他还指出,当“了1”句中的宾语仅为一个简单的CN形式时,句子不凸显事件的对象,而强调事件的完结状态;当简单的CN形式变得稍微复杂一点儿、增加了一些信息量后,受动作行为作用或影响的对象将会得到凸显。^[25]

“A了N”中的“了”融合了“了1”和“了2”的功能。既能表示新发生的事件和状态,也能突显新发生的事件和状态。比如:

(18) 棉花的普遍种植……繁荣了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统一。

(19) 那天早上,母亲凄楚地笑着对恩生说:“我苦了一辈子,可算熬出头了。”

例(18)中,“繁荣了经济”可变换句式为“使经济繁荣了”,此时“A了N”结构中的“了”具有“了2”标记事件焦点的功能,把棉花种植带来的好处“经济繁荣了”告知听话者;例(19)中,“苦了一辈子”则是强调事件和状态的完结,这个“苦”已经完结了,现在“熬出头了”。

在“A了N”中,“了”的意义已经高度虚化了,“了”与形容词的粘合非常紧密。这两种因素使“了”和形容词具有很强的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的倾向,即“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态化了。

(三)“A了N”构式中的“N”

1. 音节特征

在“A了N”构式中,N为变量,563条语料中共有302个不同的名词。与A不同的是,N的音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单音节如:“傻了眼”“乱了套”“红了脸”“慌了神”“专了政”“坏了心”“秃了顶”“硬了腰”“冷了场”“瘪了气”等。单音节的名词有33个,占总数的11%,主要与单音节形容词搭配使用。

双音节如:“方便了群众”“开阔了视野”“严肃了党纪”“慌了手脚”“健全了医疗”“壮了脸面”“冷了面孔”“软了骨头”“镇定了神志”“富了方丈”等。双音节名词数量最多,有251个,占总数的83%。从语料中可发

现,双音节名词既可以与单音节形容词搭配,也可以与双音节形容词搭配。

三音节如:“忙了大半年”“苦了一辈子”“肥了推销员”“乱了红缨子”“荒了责任田”“静了一会儿”“红透了半边天”等。三音节名词共有 12 个,占总数的 4%。三音节名词主要与单音节形容词搭配使用。

四音节如:“缓和了阶级斗争”“统一了两河流域”“融洽了干群关系”等。四音节名词共有 3 个,主要是专有名词,均与双音节形容词搭配。

五音节如:“严格了岗位责任制”“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等。五音节名词共有 3 个,主要是专有名词,均与双音节形容词搭配。

“A 了 N”构式中 N 的音节情况,可总结如下表:

	数量	占比(%)	频次	占比(%)	与 A 的音节搭配
单音节名词	33	11	112	20	单
双音节名词	251	83	387	69	单、双
三音节名词	12	4	58	10	单
四音节名词	3	1	3	0.5	双
五音节名词	3	1	3	0.5	双
总计	302	100	563	100	

2. 语义类别

陈群秀(2001)制定的《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语义分类系统》采用上下位分层的方式对名词语义类别进行划分。第一层有 5 类,第二层有 8 类。

第一层第 1 类为“超类”,包含高度概括的名词,如“宇宙、世界、东西”等;第 2 类是主要在时间上延展的“事”;第 3 类主要在空间上延展的“物”;第 4 类是“时空”;第 5 类是“部件”。其中,第 2、3、4 类具有继承性,下位可以继承上位的语义特征;第 5 类的下位不定能全部继承上位的特征。

第二层的 8 个类分别是第一层 2、3、4、5 类的下类。2 类的“事”分为“事域”和“事情”;3 类的“物”分为“具体物”和“抽象物”;4 类的“时空”分为“时间”和“空间”;5 类的“部件”分为“具体物部件”和“抽象物部件”。⁽³⁾

本文借鉴这个语义分类系统对“A 了 N”构式中的名词进行语义类别分析,该构式中的名词主要是以下语义类别:

1) 物类

物类名词是该构式中最常见的,具体物类如“慌了手脚”“哑了嗓”“亮了灯”“白了脸”“软了骨头”;抽象物类如“瘦了国家”“稳定了产量”“突出了重点”“开阔了眼界”“少了对话”“融洽了感情”。经过统计发现,物类名词占了该构式中名词总数的 82%。

2) 时空类

时空类名词主要可以构成名量短语与形容词搭配,时间类如“劳累了一天”“沉默了一会儿”;空间类如“矮了半截”“红了半边天”等。

前文分析过“A 了 N”构式中“A”的语义特征有量的弥散性、时间恒长性以及语义相对性,与“N”的语义类别进行结合可发现,物类和时空类名词可与形容词的特征对应。这与占勇、张卫国提出的“相同语义类别的名词,它们的槽关系模型应该基本一致;同一语义类别里的不同小类的名词的槽关系模型应该具有相同的槽类,同时也应该包含上层语义类别的某些槽关系类型”^[26]这一说法类似。

(四)“A 了 N”构式的特殊形式

分析“A 了 N”构式的形式特征,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是单音节 A 与单音节 N 搭配时,与离合词的界定问题;第二是“A 了 N”构式的扩展式“A 了 AN”。

李清华(1983)指出,离合词两个语素间的结合不太紧密,中间可以加入其他成分,能扩展。两个语素可

离可合,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词,其有单一的意义;分离扩展的时候,是词组。他还指出,当离合词强调语素中的动作已经完成时,可用“了”来进行扩展。^[27]比如“起床”扩展为“起了床”;“见面”扩展为“见了面”。如此,离合词扩展后的形式应该判定为词还是本文研究的“A了N”构式呢?

笔者检索到的语料中,有这样的用法存在,如:“红了脸”“乱了套”“秃了顶”“黑了心”“低了头”“傻了眼”“安了心”“干了疤”“红了眼”,这些用法中的A和N都可以合并成词语“红脸”“乱套”“秃顶”“黑心”“低头”“傻眼”“安心”“干疤”“红眼”。但是,有了“了”的离合词扩展式比他们本身要多出很多意思,能够凸显“完成”义。如此,本文统一认定为是构式,不做离合词扩展与构式的区分。

此外,还需要注意“A了N”构式的扩展式“A了AN”,如,“红了红脸”“低了低头”。“红了脸”与“红了红脸”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红是持续动作,从“红”开始,到现在仍然“红着”;后者是瞬间动作,“红”的动作已经结束了。“低了头”与“低了低头”一样,前者的“头”现在仍然低着,而后者“低头”的动作已经结束。

三、“A了N”构式的语义研究

从Goldberg对构式的定义性描述可知,构式具有独立性,它的意义不是单纯由构式中的词语叠加而成。朱德熙(1986)提出,要区别“低层次”语义和“高层次”语义,并指出:“所谓高层次上的关系指的是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直接相关联因此比较重要的语义关系,所谓低层次上的关系是指与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不直接关联因此比较次要的语义关系。”^[28]朱德熙所说的“高层次”语义,是指句式“表达平面”的意义,也就是“构式义”;他所说的“低层次”语义,指句式内部的词语之间的关系意义。沈家煊(2000)也提出,在构式里,各组成部分意义的相加不一定能得出这一构式的整体意义。组成部分的意义对构式整体意义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同时,构式的整体意义也影响着组成部分的意义。^[29]林艳(2009)认为,构式语义应该分成两层,一是抽象的构式语义,表示抽象概括的语义;二是特定词语的构式语义,表示抽象程度略低的构式语义,存在于抽象的构式语义和具体的论元意义之间。^[30]皇甫素飞(2011)指出,构式应该区分构式义和构式体义,他认为“构式体义是由构式义和词义、话语义融合而成的语境赋予的意义”,“构式体义是构式义在实际语境中的显示,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的隐含语用意义”^[31]。

笔者借鉴皇甫素飞的“构式体义”概念,从构式义、构式体义、词汇义三方面对“A了N”构式做语义分析。其中,构式义是最高层次的语义,也就是构式的核心义,具有高度概括性;构式体义是构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也就是构式的语境意义,是构式义与词汇义的过渡层;词汇义是构式组成成分的意义,本文将探讨词汇义与构式义的相互关系。

(一) 构式义

“A了N”构式不是简单的内部元素意义的叠加,比如“红了眼”不能由“红”“了”“眼”三个词的词义完全得出。同时,如果仅是单纯的表示某个名词的某种性状,“A了N”构式完全可以转换为“NA了”,既然“NA了”能够描述名词的某种性状,还出现了“A了N”,并且使用率较高,说明“A了N”有自己特殊的意义和用法。显然“红了眼圈”与“眼圈红了”的语义并不完全对应,应该说成“眼圈竟然红了”。“A了N”内化了一些主观性成分,那么,要表达怎样的意义时,人们的第一选择是使用“A了N”构式,否则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主观意愿与情感。

笔者通过分析,将“A了N”的构式义概括为: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主观评述”是指言者对特定的“N”的性状进行主观评价,与客观描述相对。当人们说出“红了眼圈”的时候,“眼圈”是什么颜色的并不是言者想表述的主要内容,而是基于“眼圈红了”这个客观事实,表明言者对“眼圈红了”这个人的同情或悲悯。

另外,“A了N”构式主要表述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名词性质、状态、属性的变化;二是名词性质、状态、属性的结果。例如:

(20) 平时趾高气扬的第三科科长顿时乱了阵脚。

(21) 灵活多样的形式,使我们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

上述两个用例中,(20)的“乱了阵脚”主要评述的是主体变化,由“趾高气扬”到“乱了阵脚”;而(21)中则是主要表达出“视野”的结果是“开阔”了。“A了N”构式是对主体的变化或者变化的结果做评述,不过,变化

与结果这二者并不是完全分隔的,只是突出的轻重区分而已。

(二) 构式体义/适用语境

根据皇甫素飞(2011)的观点可知,构式体义是构式义的下位意义,是构式义在实际语境中的显示,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的隐含语用意义。吴鼎(1988)指出,“语境义是一种超语言或言语的意义,是伴随着语言环境而增添的新意,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词、词组、句子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来的词典里面找不到的意义。听话的人要理解这种意思就必须通过字面意义的联想,在语境中找到相似或相关的意义,这便是语境义。”^[32]不同的时间、地点、气氛和场合等情境可以包含话语者本身不同的意图、动机、情感,展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语体环境。“当具有相同属性的具体情境义进入相同的整体性情境中,并逐渐固化、模式化,这个整体性情境就发展为抽象的情境类型,这就是我们所描述的模式化情境,也是我们划分不同构式体义的依据。”^[33]

由此可知,构式体义由相同属性的具体情境义提炼而成,构式体义提炼出构式义。“A了N”构式的构式义为“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围绕这个主观评述,具有致使义、比较义、程度义、主动义四个构式体义。这四个构式体义之间没有对立关系,有时候会相互包含。

1. 致使义

在“A了N”中,73%都可以转换为“使NA了”,并且语义没有多少差别。如,

(22) 它活跃了政治空气,吸引了广大群众。

(23) 商场出售活鸡活鸭,代客宰杀,既方便了顾客,商场又把拔下的羽毛积累下来做成新产品销售。

在例(22)中,“它活跃了政治空气”可以转换为“它使政治空气活跃了”,从后文的语义来看,言者不仅要表达这里的“政治空气”“活跃了”,还要表达出是“它”这件事情令这里的空气活跃,突出“它”的致使义;(23)中,“方便了顾客”可以转换文这件事(商场出售活鸡活鸭、代客宰杀)“使顾客方便了”,根据前后语义,言者除了表达出这件事给顾客带来的方便,也突出了这件事的致使义。在上述两个例句中,构式体义都是对主体的肯定。

2. 比较义

“A了N”的构式义是对N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其中对“变化”的主观评述往往包含了对比的意义,在这种对比中,自然显露出话语者的主观态度。如:

(24) 或者爱情原本就是个无形无味的东西,象春天一样无声无息地降临到这个被暖湿效应模糊了季节的世界,在我们这些被空调机里吹出的冷风暖风麻木了知觉的现代人身边落脚,只有植物还尚存着对它的一些敏锐感觉。

例(24)中,被暖湿效应“模糊了季节”的世界分明是与从前的四季分明形成鲜明比较;被空调的冷风暖风“麻木了知觉”的现代人与没有空调的时候人们能够自然感受冷暖形成比较。

3. 程度义

“A了N”是对N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其中对“结果”的主观评述往往包含了对程度的刻画,通过对这个“结果”进行程度的描述,表述话语者不同程度的情感。如:

(25) 当年,我和刘丹一起下放,他在兔坂村,我在邻近的雨台岗村。沉默了许久,刘丹狠狠地吸了口烟,一声叹息从烟圈里钻出来。

(26) 哪知今年四月提镰割麦时节,李四家小三,忽然失踪。找了三天三夜,庙前庙后,殿内殿外,不见人影儿,却见供桌上一摊屎尿。众人纷纷传说猜测,准是小三顽皮,脏了王灵官,王灵官发怒,惩罚于他。

上述两个句子中,首先都是对“结果”的刻画,同时,“沉默了许久”与“脏了王灵官”也将程度义内含在句子中。比如,“脏了王灵官”是因为小三失踪了,老百姓看见王灵官的供桌上有一摊屎尿,猜测是失踪的小孩子在供桌上拉屎撒尿,从而让王灵官受到了玷污,一个“脏”字表达了老百姓认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过失。

4. 主动义

当需要表达主语的主动意义时,“A了N”构式能够将这类型的情境做出生动的刻画,如:

(27) 新郎的面子拿不住,当即冷了脸,一般的人冷脸是这样的,袖子一甩,走人。脾气大一点的,对着刚娶到手半个小时的漂亮老婆一耳光,还是走。

(28) 小麦苗眨着青紫的亮泽,日光在硬了腰脖的麦叶上跳动不止。

在上述两个例句中,“冷了脸”突出是新郎自发主动的动作,而不是受外界条件,比如天气等环境的影响,这里的“A了N”更能对新郎丢了面子而脸色变冷做出主观评述。“硬了腰脖”对麦叶的长势进行描述,更突出了对小麦自发、主动生长的一种赞赏。在上述两个例子中,“A了N”中的N是主语的一部分,“脸”是主语“新郎”的脸,“腰脖”是主语“小麦”的腰脖。

(三) 构式义与词汇义的相互作用

我国传统的语法研究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多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Goldberg指出,语法分析应该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构式义和词汇义是互相影响的,构式义与进入该构式的词汇义是相互作用的。^[12]构式义对词汇义的作用是“自上而下”的,构式义首先制约能够进入该构式的词汇,能够进入该构式的词汇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的语义特征;其次,构式义消解部分词汇义或者改变词汇的语法功能。词汇义对构式义的作用是“自下而上”的,这主要表现在构式义来源于典型的词汇义。

1. 构式义对词汇义“自上而下”的作用

构式义对词汇义“自上而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构式义对词汇义的选择作用

刘大为(2010)指出,构式义是高度概括的抽象义,它是针对具体的一类基本事件的认知编码概括出来的,所以借助构式的组织,一旦我们面对某种熟悉的同类事件就会形成相同的编码,从而形成对这类事件的整体认识,同时构式就会自上而下发挥作用让我们选择词语进入,具有一定的准入条件,并使得词汇的意义顺应构式的意义。^[34]

前文已经对能够进入“A了N”构式的词汇做过描述,其中,形容词往往具有量的弥散性,能够被不同量级的程度词切割;具有时间上的恒常性;具有语义的相对性。进入“A了N”构式的名词往往是物类和时空类。“A了N”的构式义为对N的性状变化、结果的主观评述,这种“主观评述”必然要求词汇具有量的延展性,以适应主观评述的强弱;而“N的性状变化、结果”必然要求时间具有恒常性、语义具有相对性。

第二,构式义消解或扩大部分词汇义

构式义的框架作用能够使词汇义获得构式中的意义,构式义会强制附加给词汇以构式义,在“A了N”构式中表现为:将主观评述融入客观现状中,使“境义”化为“情义”。如:

(29) 柴胡店全镇变了样,这些“镇官”们也变了样:党委书记孙金贵过早地秃了脑门、减了青发,落下了一身病痛;镇长司元礼也老了容颜、皱了皮肉,副书记杨家旭只为柴胡店农民操心致富,却荒了他自己的农村的家,崔广峰也一下子老了许多。

上例中,“秃了脑门”“减了青发”“老了容颜”“皱了皮肉”四组短语,构式义消减了“脑门”“青发”“容颜”“皮肉”的词汇义,让听者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这些具体的身体外貌上。四组短语,将柴胡店的镇官们为了让镇子致富,而付出的艰辛刻画出来,构式义让这些词汇都附加上了话语者对镇长这些变化的主观“表彰”“崇敬”“赞赏”之情。

2. 词汇义对构式义“自下而上”的作用

构式是由词汇组成的,词汇义对构式义无疑具有自下而上的影响力。刘大为(2010)指出,“词语的选择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它除了受到构式自上而下的制约,还需要在观察细节的基础上,使选择的每一个词语都能以丰富、恰当的语义信息来反映这一场景。”^[34]

首先,“A了N”中的唯一常项“了”,在现代汉语中被分解为“了1”(动后“了”)和“了2”(句尾“了”)。“了1”表示动作的完成,“了2”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或者即将出现变化。“A了N”中的“了”融合了“了1”和“了2”的功能,既能表示动作的完成,也能突显新发生的事件和状态。这对“A了N”的构式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其“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的构式义。

除了常项,构式中的变项对构式义也具有一定作用。刘大为认为,词汇意义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不会因为场景表达的临时需要而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它代表了表达过程中保守的、模式化了的力量。当词汇意义与构式发生冲突的时候,语言使用者通常的选择总是对词语所代表的保守力量妥协。^[34]这意味着,词汇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构式义。

四、“A了N”的语用研究

任何一个构式都需要放到具体的使用场景中进行分析,如果孤立地片面地分析构式本身,我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语法、句法信息。特定的构式具有特定的话语功能,体现了话语者对特定语境的主观态度,因而语用研究是构式解析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一)“A了N”构式的语用动因

1.语言经济性原则

人类活动有个根本原则——经济原则。语言也一样,构式的产生往往与语言的经济原则有关,语言的经济原则由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周绍珩(1980)将马丁内的语言经济原则总结为: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和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体力上)和精神上(智力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经济原则是支配人们言语活动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节省力量消耗”的同义语,而是指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从这一点出发,它能对语言结构演变的特点和原因提供合理的解释。^[35]

“A了N”构式也正是在“节省力量消耗”的经济原则的推动下产生的。

“A了N”构式最经典的是宋末词人蒋捷的那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除此之外,笔者在宋词中找到许多用例:

- (30) 如此春来春又去,白了人头。
- (31)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
- (32) 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 (33) 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
- (34) 娇困倚东风,羞谢了群芳。
- (35) 休分说。放灯时节。闲了花和月。
- (36) 误了芳音,小窗斜日对芭蕉。
- (37) 背整玉搔头,宽了黄金钗。
- (38) 雨肥霜逗。痴了闺房秀。
- (39) 赵长卿落了丹枫残了菊,秋色苦无多。

以上可发现,宋词中“A了N”构式中的A多为单音节词语,读来朗朗上口,又意蕴绵长。词是因乐而产生的,因此极具韵律感。王国维又说“词以境界为上”,可见词在有限的字句里需要营造无限的意境,故而可见,宋词非常注重字词的锤炼,往往用一字一句打造整首词的“境界”。此外,宋词讲究词眼,往往一个字就让整首词有了生气。上面的“谢”“闲”“宽”“痴”等词,都是让整首词有生机和活力的词眼,以一字塑造无限境界。“A了N”在宋词中的运用,说明这个结构比平铺直叙的“NA了”具有更大的内涵延展性,符合我国人民的使用习惯,也符合语言运用的经济性原则。

“A了N”在宋词中的大范围使用让这个结构逐渐普及,也由单音节的形容词发展到后面的单、双音节形容词并用,发展过程中构式义也逐渐形成并稳定。

2.语言主观性原则

第二,“A了N”构式的语用动因,除了语言经济性原则,还与语言的“主观性”原则有关。

沈家煊(2001)在《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中将Lyons(1977)的“主观性”原则总结为:“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Traugott(1995)认为主观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强调局部的上下文在引发这种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强调说话人的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过程。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的凝固化,结果就形成主观性表达成分。而语用推理的产生是由于说话人在会话时总想用有限的词语传递尽量多的信息,当然也包括说话人的态度和感情。^[36]

“A了N”的构式义是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这个“主观评述”与语言“主观性原则”相吻合。上文例句中的“白了人头”“乱了云鬟”“老了英雄”都要比“人头白了”“云鬟乱了”“英

雄老了”更能突出词人的情感,也更能塑造言外之意,话外之音。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人们通过将形容词提前,名词放后,突出名词的变化,使“过程”更明显,从而,打上话语者对此的情感,烙下话语者的个人印记,而非简单的客观记录和描述。

(二)“A了N”构式的语用功能

1. 衔接篇章的功能

从语用的角度来说,话语者用“A了N”的心理预设是:N有了变化或者结果,这个变化或者结果指向A。因此,这个构式的常见的语境适切度为:当话语者觉得N有了变化或者结果,并且这个变化或结果高于预期或者低于预期时,话语者依据一些理由陈述出自己对于该事物性状变化的评价。

“A了N”构式本身无法准确传达话语者的意图,通常需要通过前面的句子或后面的句子进行衔接和照应,从而补足构式省略的信息,形成完整连贯的语篇。因此,“A了N”构式具有前后篇章的衔接功能,如:

(40) 还有人说:“香烟这个‘二十响’一打出去,融洽了感情,好说话、好办事。”其实,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不值得提倡。

(41) 大多数读过初步报告的人,认为研究的结果对许多人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的世界发展趋势作了系统的解释,因而使大家开阔了眼界。报告的结论曾经而且无疑将继续引起广泛的争论,但至少会使许多人不禁自问一下,当前的增长会不会突破地球的承载容量。

在例(40)中,光从“融洽了感情”这个短语中读者/听者无法获得准确的意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赞赏的语境义,但从后文来看,话语者是要对靠着香烟开路这种风气说不,认为这是不正之风。例(41),单看“开阔了眼界”,同样无法准确认知话语者的主观态度,究竟是“高于预期的好”还是“高于预期的坏”让眼界开阔了,通过前文可知,是研究结果对世界发展做出的系统解释开阔了大家的眼界,是“高于预期的好”。并且,“开阔了眼界”还包含着前后对比的意味,也就是“眼界”的变化。前文也对此做出了交代。

2. 选择篇章的功能

“A了N”构式对篇章具有选择功能,变现在对语体和句类的选择上。

根据前文可知,“A了N”首先大面积出现在宋词中,并且宋词中的A主要为单音节形容词。众所周知,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复音词很少见。现代汉语中“A了N”中的A单音节和双音节占比差别不大。由此可见,“A了N”构式是从古代便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此构式偏向于选择书面语体或者较为正式、严肃的场合,使得表述简洁、大方。在书面语体中,又主要出现选择叙述体。比如:

(42) 他视你如兄弟手足,且已百疾缠身,但你执意要做,硬了心肠。(书信中)

(43) 天啦,是个女孩!我顿时傻了眼。女孩白了我一眼,有些讥讽的味道,我觉得受了她的捉弄,抽身欲走。(叙述体)

例(42)的“硬了心肠”来源于书信,是典型的书面语言。例(43)的“傻了眼”对“我”知道对方是女孩时的惊诧的叙述。笔者统计,“A了N”构式选择书面语体的比例高达94%,其中,叙述体的比例为88%。

说话者总是有意图地表达自己的语气态度,或提出问题,发出命令,或者表达赞美,所以为了适应不同交际环境以及表达语气态度的需要,说话人都是选择特定的句类。^[33]“A了N”构式对句类的选择主要是陈述句和感叹句。根据统计,陈述句占整个句式的96%,感叹句占4%。感叹句如:

(44) 哎哟,儿媳妇抱着老公公啃,乱了套啦!

(45) 他骂了句:“黑了心的!”愤然离去。

(46) 猪天天死,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问题一大堆!群众的意见也老了鼻子啦!

“A了N”的构式义“主观评述”与该构式对句类的选择相呼应。因为这个“主观评述”本身就包含了话语者的个人情绪和感叹,因此陈述句足以将构式义很好的传达,语料中的感叹句是情绪和感情极度强烈时才选择的,构式之后往往后接句末助词“的”“啦”等。比如(44)中,“乱了套的”是在“儿媳妇抱着老公公啃”这种非常态之下的震惊和愤怒。

五、结语

根据Goldberg的构式理论,本文将“A了N”合理判定为构式,并对该构式进行形式、语义、语用分析。

第一,形式上,从语料库中搜集的语料来看,只有单音节和双音节形容词能够进入“A了N”构式,其中有79个单音节形容词能够进入该构式,占能够进入此构式的形容词总数的41.6%,其频次为273,占比48.5%;有111个双音节形容词能够进入“A了N”构式,占能够进入此构式的形容词总数的58.4%,其频次为290,占比51.5%。对能够进入“A了N”构式的形容词进行分类,发现它们具有量的弥散性、时间上的恒长性、语义相对性。

在“A了N”构式中,“了”的意义已经高度虚化了,“了”与形容词的粘合非常紧密。这两种因素使“了”和形容词具有很强的凝结成一个句法单位的倾向,即“了”在很大程度上形态化了。

“A了N”构式中,N为变数,563条语料中共有302个不同的名词。与A不同的是,N的音节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主要为单音节、双音节名词,也存在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的名词或词组。该构式中的名词主要是物类名词和时空类名词。

分析“A了N”构式的形式特征,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是单音节A与单音节N搭配时,与离合词的界定问题;其次是“A了N”构式的扩展式“A了AN”。

第二,语义上,本文借鉴皇甫索飞的“构式体义”概念,从构式义、构式体义、词汇义三方面对“A了N”构式做语义分析。“A了N”的构式义为:对该名词的性质、状态、属性等的变化或结果的主观评述。围绕这个主观评述,具有致使义、比较义、程度义、主动义四个构式体义。这四个构式体义之间没有对立关系,有时候会相互包含。

构式义和词汇义是互相影响的,构式义与进入该构式的词汇义是相互作用的。构式义对词汇义的作用是“自上而下”的,构式义首先制约能够进入该构式的词汇,能够进入该构式的词汇具有相似或者相同的语义特征;其次,构式义消解部分词汇义或者改变词汇的语法功能。词汇义对构式义的作用是“自下而上”的,这主要表现在构式义来源于典型的词汇义。

第三,语用上,“A了N”构式的语用动因是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语言的“主观性”原则。“A了N”构式的语用功能,一为衔接篇章的功能,二为选择篇章的功能。

注释:

- (1) 本文语料来源于“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
- (2) 四库全书[G]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说文解字,卷十四下。
- (3) 陈群秀.现代汉语名词槽关系系统中槽类型的研究和设计.黄昌宁,张普.自然语言理解与机器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转引自:占勇与张卫国,名词的语义类别与名词短语的槽关系模型对应关系初探[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第67-73页。

参考文献:

- [1]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28-29.
- [2]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81.
- [3] 陆俭明.关于词的兼类问题[J].中国语文,1994(1):254-255.
- [4] 李泉.现代汉语“形+动态助词”考察[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1):99-114.
- [5] 唐广厚,车竞.形容词接动态助词动词化初探[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2):92-99.
- [6] 丁树生.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7.
- [7] 王启龙.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24-31.
- [8] 张斌主编.新编现代汉语(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10.
- [9] 李迅.“形容词+动态助词‘了’”结构的多角度研究[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 [10] 王明洲.试论A了N.现代语文[J].2006(6):64-65.
- [11] 王翠霞.对“A了O”结构的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11.
- [12] Adele E. Goldberg.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吴海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3] Adele E. Goldberg.运作中的构式:语言概括的本质[M].吴海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4] 陆俭明.从构式看语块[M]//中国语言学:第四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5] 陆俭明.构式语法理论有待深究的三个问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2-7.
- [16] 张国宪.形容词下位范畴的语义特征镜像[J].汉语学报,2007(02):31-36.

- [17] 张国宪.性质形容词重论[J].世界汉语教学,2006(01):5-17.
- [18]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9] 刘长庆.汉语动态形容词的界说及其基本特征[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0):754-758.
- [20]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1] 梅祖麟.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J].语言研究,1981(1):65-77.
- [22] 刘坚,江蓝生,白维国,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 [23] 吴福祥.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J].中国语文,1998(06):452-462.
- [24]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14.
- [25] 黄瓚辉.“了2”对事件的存在量化及标记事件焦点的功能[J].世界汉语教学,2016(1):42-58.
- [26] 占勇,张卫国.名词的语义类别与名词短语的槽关系模型对应关系初探[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67-73.
- [27] 李清华.谈离合词的特点和用法[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03):91-100.
- [28] 朱德熙.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J].中国语文,1986(02):137-149.
- [29] 沈家煊.句式和配价[J].中国语文,2000(04):291-297.
- [30] 林艳.构式义和动词义的互动与整合[J].河南社会科学,2009(06):157-159.
- [31] 皇甫素飞.现代汉语紧缩构式的多维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63-64.
- [32] 吴鼎.试论语境义[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8(01):20-24.
- [33] 庄琪.“V(了)也就V了”构式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4.
- [34] 刘大为.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下)[J].当代修辞学,2010(04):14-23.
- [35] 周绍珩.马丁内的语言功能观和语言经济原则[J].国外语言学,1980(04):4-12.
- [36]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04):268-320.

Multi-angle Analysis of "A 了 N"

SUN Ze-x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usage of adjectives followed by nouns is abund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ontext of this objective language phenomen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blem of adjective words, and a few papers studied the "A 了 X" as a whole and analyzed its grammar and pragmatic problem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determination mode proposed by Goldberg, "A 了 N" can be determined as a structure. Its structural meaning is: the subjective comments on the noun nature, state, attributes and other chang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 了 N" struc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form,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n the aspect of form,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stant "了" and it also interprets the variables "A" and "N" from the aspects of syllable features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xpansion of the "A 了 N"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detachable words; in the semantic aspe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 了 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constructive meaning, the constructive aspectual mean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tructive meaning and lexical meaning; in the aspect of pragmatic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agmatic motiva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the "A 了 N" structure.

Key words: A 了 N; structure; construct form; structure meaning; semantics; pragmatics

(责任编辑:赵华 责任校对:罗布)